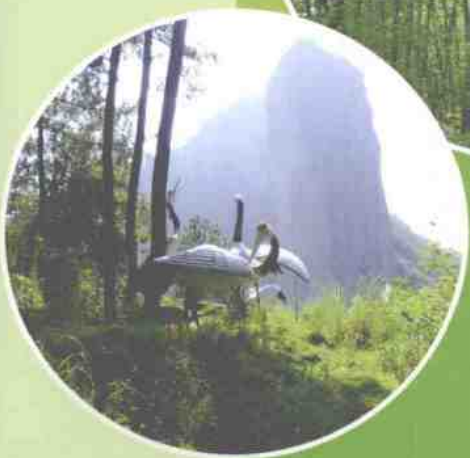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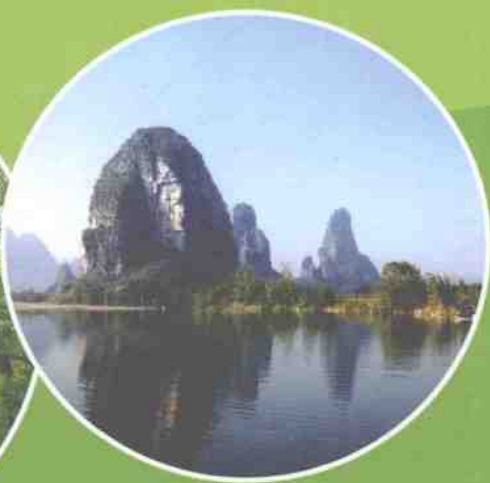


走进国有林场

Entered State-owned
Forest Farms

国家林业局场圃总站林场处 编



02463382

中国林业出版社

Entered State-owned
Forest Farms

走进国有林场

国家林业局场圃总站林场处 编

中国林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进国有林场 / 国家林业局场圃总站林场处编.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038-6058-4

I. ①走... II. ①国... III. ①国营林场—经济发展—中国—文集 IV. ①F32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64848号

出版: 中国林业出版社 (100009 北京西城区德内大街刘海胡同7号)

网址: www.cfph.com.cn

E-mail: cfphz@public.bta.net.cn 电话: 83223789

发行: 中国林业出版社

印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版次: 2011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3月第1次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5.5

彩插: 16

字数: 333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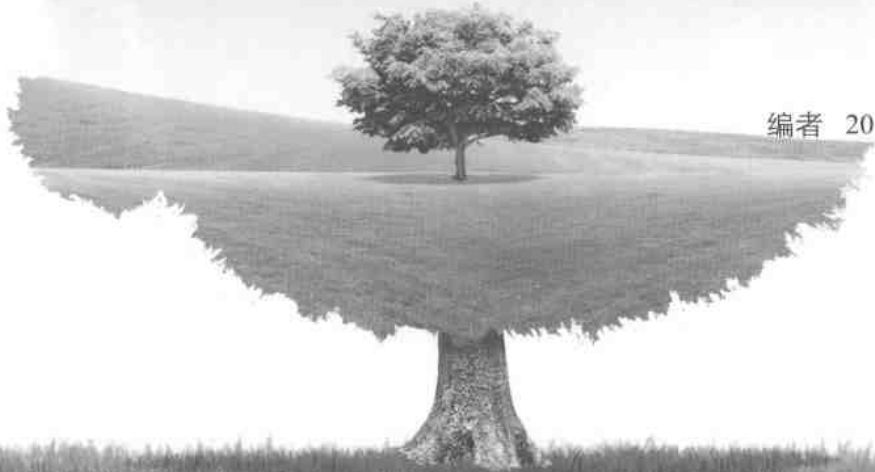
定价: 30.00元

为展示国有林场的风采，推动国有林场健康快速发展，国家林业局国有林场和林木种苗工作总站于2009年6~9月组织开展了“走进国有林场”主题征文活动。本次活动面向各级林场主管部门和全体国有林场干部职工。主要内容为国有林场在生态、经济、社会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国有林场先进人物事迹等。题材不限。活动设有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五个奖项。这次活动在全省（区、市）国有林场主管部门协助下，得到了国有林场干部职工的广泛关注，共收到征文377篇。为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国家林业局国有林场和林木种苗工作总站组织成立了专家评审组，制定了《评审办法》，经过两轮评审，最后共有53篇文章获得了奖项。其中：一等奖4名，二等奖7名，三等奖12名，优秀奖27名，特别奖3名。河北省林业局造林处和黑龙江省林业厅森林经营局获得了组织奖。根据国家林业局便笺林场场便字[2009]12号文的精神，我们将这次征文活动的53篇获奖作品编辑成书，奉献社会各界读者。

在此我们对参加此次评审活动的《中国绿色时报》综合新闻部主任陈永生、中国林业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冯峻极、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胡明形、《中国林业》杂志编辑唐秀萍、国家林业局办公厅文书处处长王福东、国家林业局政策法规司处长周金峰、国家林业局宣传办政工处处长周霄宇7名评委表示感谢！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管长岭、郝明、李建峰、杜书翰、吴丽萍同志。

编者 2010.9



一
等
奖
作
品

Entered State-owned
Forest Farms



馥郁自在山水间

——湖南省石门县白云山国有林场有机茶产业发展印象

· 贺忠善 ·

一座秀峰，一园香茗，山因茶而名世，茶因山而淳美。

或许，你从来没有去过石门县白云山，可那儿出产的“白云银毫”有机茶，你一定听说过。在那海拔 600~850 米的云山雾海中，气候湿润，土质肥沃，出产的有机绿茶外形紧细，香气高爽，汤色绿亮，早已享誉海内外。2008 年 12 月，“白云银毫”有机茶注册商标“冠云”，获得“湖南省著名商标”称号，2009 年 7 月，“白云银毫”有机茶荣获了我国目前茶叶行业等级档次最高、最具权威性的，由中国茶叶学会举办的第八届“中茶杯”全国名优茶评比特等奖，这已是她的第 16 顶桂冠。

8 月，丰收的季节，我们来到“中国名茶之乡”石门县，来到“湖南省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白云山国有林场，登上白云山，感受那满山碧绿中的勃勃生机，探询湖南十大名茶——“石门银峰”系列精品茗茶“白云银毫”有机茶迷醉众生的秘密。

100% 有机——十六年如一

这是一块真正的净土。

白云山国有林场远离城镇，人口稀少，1000 多亩有机茶园里，茶林相间，尽显自然。走在园中，会闻到淡淡的菜油香，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是因为施用了油菜枯饼的缘故。而每隔几十米，就可以看到矮矮的茶树上挂着一盏奇怪的灯，原来这是专门诱杀害虫的装置。从 1993 年建园之日起，这里就从未使用过农药、化肥，而使用农业、生物、物理方法防治病虫害；施用菜籽饼肥、人畜粪便和农作物秸秆等有机肥料培肥茶园。

“进入有机茶园，不准喝酒，不准吸烟，不准抹香，不准带病采茶，不准留长指甲采茶。”这是茶园入口处的一块警示牌，提醒着进入茶园作业的工人，避免烟、酒、香脂和病菌污染茶叶。像这样近乎苛刻的规章，儿

乎贯穿白云山有机茶生产的全过程。无论种植、培管、采摘、加工还是包装，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

十六年来，无论市场风云变幻，他们始终坚持做 100% 有机茶。自 2000 年获得国家环保总局有机食品发展中心 (OFDC) 有机茶认证以来，“白云银毫”有机茶已连续十年获得欧盟 2092/91 有机法规标准、美国农业部 (NOP) 有机农业标准、日本农林水产省 (JAS) 有机农业标准等认证和欧盟“社会责任与公平贸易”认证。2008 年 4 月，它又通过了 ISO9001 - 2000 国家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在健康生活观念深入人心的当今，抢占了茶叶产业的制高点。2009 年，白云山有机茶园每亩产值高达 1.5 余万元，创国内有机茶大面积种植单产最高水平，跃居湖南省有机茶专业生产企业综合实力前列，带动了石门 20 万茶农增产增收，为产业可持续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

个个专家——育茶先育人

“我们这儿，现在个个都是专家，有的搞培管，有的搞加工。”白云山有机茶园的植保员秦国杰工程师告诉记者，有机茶生产有着很高的技术要求，可过去，白云山林场是以“林”为主的，缺乏茶叶技术人才，为此林场想了很多办法。

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起，林场就开始四处网罗专家，驻场指导建设、培训人才。湖南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施兆鹏和谭济才，湖南省茶叶研究所包小村所长等，就是那时候来到白云山的。从此，他们每年都要来几次。在他们的帮助下，白云山茶园、茶厂的生产方式，从传统手工走向了机械化，原来 20 个人累死累活工作 20 小时只能生产 30 公斤茶叶，现在 10 个人工作 10 小时就可以生产 250 公斤名优茶。

专家们还带出了许多优秀的徒弟，秦国杰就是其中之一。他擅长防治茶叶病虫害，曾经昼夜观察害虫生活习性，给虫儿们排出了“作息时间表”，工人就据此高效地捕杀害虫。

近年来，林场还大量组织干部职工外出培训，每年都达到 100 多人次，不少人取得了专业技术资格。2008 年，白云山茶园、茶厂组织所有员工到北京“马连道茶城”、“北京义元茶业商贸有限公司”学习参观，参加了第 14 届北京国际茶叶博览会，2009 年 7 月又组织茶厂技术员随“茶叶湘军”考察团赴闽、粤、浙、皖茶区学习参观，学习最先进的茶叶生产技术和管

理模式。现在，茶厂进行了有机茶加工自动化生产技术改造，首先就是要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一线工人。

12 项金奖——品牌喝出来

有了好东西，还要会吆喝，否则“酒香也怕巷子深”。

“挑担茶叶上北京”、“茶禅之春”、“茶醉潇湘”……从 2003 年起，每届石门茶文化活动都活跃着“白云银毫”的身影。为了不断提高品牌知名度，白云山林场积极参加国际、国内各种茶事活动和名优茶评比活动，先后 12 次荣获国内外名优茶评比金奖。白云山人的宣传理念就是，好茶是喝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不信，让你喝了再说。”2009 年，“茶醉潇湘”活动周期间，林场场长黄安凯亲自提着茶壶，在黄兴路步行街为过往行人端茶递水，传播茶文化和推销产品。浓酽的茶香，醉倒了星城万千市民。

配合会展，他们邀请组织了大量的媒体进行有机茶品牌宣传。2004 年以来，在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中国有机》、《中国绿色时报》、《湖南日报》、湖南电视台、《魅力湘茶》、《茶叶通讯》等知名媒体投入广告费用 400 多万元，全方位、多角度地进行品牌宣传和茶文化传播。2005 ~ 2009 年，白云山有机茶开始销往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际市场，累计创汇 975 万美元，为湖南茶叶走出国门树立了榜样。

为防止不法企业或私人制造、冒充“白云银毫”系列有机茶，他们还主动加入“12365”全国联网防伪系统，确保销售的茶叶货真价实，切实保护广大消费者的权益不受侵害。

2008 年，白云山人抓住国家重点工程——皂市水库综合开发机遇，积极申报农业旅游示范点和森林公园建设项目，新建了“茶香亭”等旅游景点，对原有云龙观景点进行了恢复和改建，开辟了两处俯瞰皂市水库的观景台，设置旅游标识(志)牌 30 余处，将茶文化与山水文化有机融合。现在的白云山林场可谓山清、水美、茶香，动静之间散发着和谐的魅力！



人树不了情

——河北省灵寿县漫山林场纪事

· 罗永生 ·

灵寿县西北部的山区空旷而寂静。一条蜿蜒的山间公路格外醒目，绸带般地缠绕着山体，消失在峰回路转处。公路一旁二十米开外的山坡上，安静地矗立着三株苍老的栗子树。栗子树已历经 800 多年的沧桑，老态龙钟的树身上布满一道道干枯的裂纹，像老人的手一般。树干还算粗壮，但已从中分裂，伸向两端。正值初秋季节，愈老弥坚的枝叶依旧郁郁葱葱，数不清的毛茸茸栗子缀满期间，像一个个故事记述着这里的沧桑和变迁。60 多岁的朱双牛老人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到漫山林场当工人，就是因为这三株声名远播的栗子树。

漫山林场就守在栗子树的边上。斗转星移，半个多世纪的春秋过去了，一代又一代的林场工人在这里，风餐露宿，披星戴月，春天育苗、夏天植树、秋天整地、冬天防火，它已茁壮地长成为一个拥有五大林区（雪花林区、五岳寨林区、七女峰林区、要关石林区、板房林区）共计 4.5 万亩的国家生态公益林场。而这一切，也注定了为这片林场抛洒过汗水与心血的工人们，与这里的山、这里的树结下了不解之缘。

荒山播绿“十姐妹”

1956 年，经当时灵寿县委研究决定，漫山林场正式建场了。油盆村、大地村和漫山村三个村的荒山被划入林场内。刚刚成立的林场只有两个人，几年后，第一批石家庄林业学校毕业的学生中，有 5 人留在了林场里。望着环绕林场的大片大片的荒山，几个人显得那样渺小与无能为力。

时间倏忽而过，转眼间来到了 1963 年。这一年的漫山林场人丁兴旺起来——10 个女知青上山下乡先后来到了这里。十姐妹中，陈桂平和金兰英是从天津市来的。她们从正定县城坐车，颠簸了几个小时到了南营乡。南营离林场还有 15 里路是不通车的，两个 18 岁的城里姑娘就互相搀扶着，



走了近三个小时的山路。

到了林场没几天，陈桂平就后悔了：10个人挤在一间大屋里，没有电灯，天黑了只能点着煤油灯；夏天跳蚤、蚊子咬得人睡不着觉；最让她吃不消的，就是走崎岖的山路了。有一次上山育苗，要沿着水渠向上爬。水渠的另一侧就是悬崖峭壁，她哪里走过这样的路？精神高度紧张的她担惊受怕地走着，突然眼晕起来，一头栽到了水渠里……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她，没有其他几个村里姑娘那样壮实，几天下来，显然有些吃不消了。入夜，劳累了一天的姐妹们早已酣然入睡，而她却在偷偷地抹眼泪。自己到底该怎么办？继续在这个地方待下去，还是偷偷跑回家？然而痛苦的思想挣扎没几天就结束了，年轻的身体和一颗积极、火热的心战胜了一切困难。咬咬牙，一挺，七年的时间就过去了。

七年的时间里，陈桂平和她的伙伴们几乎每天都要背着镐头、铁锹，拿着镰刀、斧头上山播种、育苗、种树。最近的大道沟离林场也有七八里路，远的要十几里地。一天走不了来回，就住在山上的老乡家里，有时一住就是十几天，身上生满了虱子。下了山，把衣服用开水烫一下，第二天，就又上山去了。累了就靠在树上喘口气，饿了吃个窝窝头，渴了一俯身，甘甜的泉水还具有缓解疲劳的神效……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她们孜孜不倦地低着头刨着土、栽了树、浇上水，就是为了换取日后满山遍野的郁郁葱葱。

就在自己栽下的第一棵苗长成树的时候，陈桂平也收获了人生中的另一半——何玉祥。何玉祥比陈桂平大一岁，也是林场的工人，是从林业学校毕业的。经人介绍，陈桂平对这个相貌和人品都不错的小伙子颇有好感。当时她的户口还在天津市的家里，父母反对这门亲事，可是这位天津姑娘的脾气一犟，毅然嫁给了何玉祥，硬是和家里断绝了一年的联系。她知道，跟何玉祥结婚，就意味着一辈子都不能回到天津的父母身边去了，甚至有可能永远留在这个林场，种一辈子的树。但是她不后悔。七年里，她和她的姐妹们踏遍了崇山峻岭和沟壑，在驼梁、大道沟、芦芽沟、寨坝、草房……她们栽植树木数十万株，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她都走过，都浇灌过她的汗水，甚至泪水，她觉得自己仿佛就是扎根在这林场之中的一棵树，需要这里的阳光普照、甘露滋养。这里，就是她今后的“家”。

1970年，十姐妹被安排到离县城20华里的县粮种站工作。这期间，姐妹们陆陆续续地回到了石家庄，当年跟自己一起远道而来的金兰英也回天津去了。到如今，在县供销社退休在家的陈桂平，总是时不时地拿出珍

藏的当年在林场工作时的照片，跟老伴儿一遍遍地看，摩挲着，尽管照片上的人影已模糊，但他们总能准确地叫出每个人的名字。回忆当年那些艰苦而又难忘的时光，两位老人的脸上堆满了满足的微笑。每次到五岳寨旅游，他们也总要到深山老林里转一转、看一看，亲眼目睹和抚摸一下当年用心血和汗水浇灌出的葱葱碧绿，“前人栽好树，后人好乘凉”——这是老两口常年挂在嘴边的话。

风雕雨琢“十八松”

20世纪70年代，林场开始了大规模的造林活动。也正是在这个时候，18个退伍的复员兵加入到了造林大军中。当时的林场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很艰苦，附近村里的人们把林场戏称作“第二监狱”，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闺女嫁给林场的工人，家住寨里村的于老家就是打了一辈子光棍儿的林场老工人。

林场的40多个工人，个个都是吃得下最差的饭、干得了最苦的活的汉子。王贵海就是其中之一，1975年，他打着背包就来林场报到了。二十多岁的他正值壮年，上山种树时，中午一顿饭能吃下十几个窝窝头。工人们在场院里开辟出了一小块菜地，种上些白菜、土豆，一年四季只有这两样蔬菜充饥，早就吃腻了。每天，给树浇的水要从沟里背，冬天烧炉子的煤要走十几里路从南营乡背到林场里，就连做饭用的柴火，也得从山上背下来……为了多挣点工钱，有的工友一次能背280斤的柴火。而当时一斤柴火只能挣到8厘钱，太累了，太苦了，有人回家休假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林场工人杜二郎坚持带病工作。一次在护林时，他突发脑溢血。行动已经不便的他硬是爬了25里地，在芦芽沟遇到林场其他工人，才被送到医院救治；朱双牛、丁春江等人去南营乡扣押村民偷伐的林区树木时，惨遭村民的袭击；田文禄上山砍柴，抡圆了的斧子不小心砍到了自己的腿上，鲜血直流，没有像样的急救设施，工友们只好把衣服撕成条，勒住伤口，用树枝做了个简易的担架，把他抬下了山……

许许多多难忘的故事现在依然能够清晰地浮现在老工人们的眼前。的确，在山上种树、护林的日子非常艰苦，但是林场工人们早已把这些当作家常便饭，甚至还学会了在苦中寻找乐子。已退休的副场长李瑞清与妻子张三歪在林场的定情故事，就是在林场老工人口中广为流传的佳话之一。

李瑞清是油盆村人，在寨顷林场护林的闲暇之余，他就把借来的《三



国演义》、《西游记》等文学名著拿出来读。同村的张三歪是村里的民办教师，每天清晨，李瑞清从家里到林场，三歪从家里到学校，两个人总要共同走上一段路。在这段共度的时光里，李瑞清把自己熟读名著的事告诉了三歪，三歪很感兴趣，于是两人便约定下班后，三歪到林场来听李瑞清“讲故事”。山区的夜晚总是比平原来得早，三歪下了班，天就暗了下来。在摄氏零下五六度的小屋里，坐在李瑞清的火炕上，两人腿上横着一条棉被。煤油灯微微的光，在三歪认真倾听的脸庞上勾勒出了一圈金黄的光晕。草船借箭、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黛玉葬花……渐渐的，三歪发现，自己不但被眼前这个青年的故事吸引，也深深地被这个青年吸引住了……

30多年过去了，当年复员兵们也已由初来乍到时的不懂得怎样育苗、护林的毛头小子，变成了经验丰富的花甲老人。然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所有事情，却始终都离不开这片林海。他们是真正为漫山林场出过大力气的人，现在还有不少仍然在林场里工作着。这辈子到底种了多少棵树？谁也说不上来，但是他们知道，30多年前种下的落叶松，已经有二三十米高，胸径也有30厘米粗了。它们密密麻麻地生长在林区的每一个角落。起风了，林间发出哗哗啦啦的响声，像是对这些老工人們的召唤，要让他们亲口承诺，永远都不离开。

科学栽植惠子孙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林场的初步规模已经有了，但是植树造林却主要依靠传统的模式，造林的成活率一直都比较低。就在这时，一批大学生适时地走进了林场，彻底打破了以前靠天养活的模式。现任场长董三牛就是这个时候来的技术干部。

自1999年担任漫山林场的场长之后，董三牛一直在不断地思索着为林场开辟一条卓有成效的发展道路，特别是2005年以来，他对林场的生态发展和保护规划得到了县林业局领导肖光武的大力支持。经过技术人员的分析，树木的成活率受山高林密、植被覆盖层较厚、树坑体积小以及杂草对树苗的影响等因素制约。为此，他和肖局长一起，经过外出调研、考察，决定采用营养袋育苗和雨季造林技术。林场2009年从陕西买进的15万株落叶松、油松，经过营养袋育苗植树造林成活率明显提高，成活率达到了90%以上。

植树的难题解决了，还有一个难题等待攻克，那就是防火。为了确保

4万余亩的森林资源不受火灾的侵袭，由漫山林场出资，林场全体职工在周围12个村子里放电影、贴标语、串户谈心，并定期召开防火知识讲座和防火动员会。如今，一走进林区的范围，随处可见“护林防火，人人有责”，“植树千日功，火烧当日空”这样的标语，甚至在河边较大的石块上，也有“森林防火”的醒目字样。林场还抽调职工组建了森林防火巡逻队和执法队，全天实施巡逻和检查，定人、定岗、定责任区。同时，组织单位职工和村民数百人组建了森林灭火队，充分准备了防火物资，一旦发生火灾，能迅速得到扑救，将损失降至最低。值得董三牛骄傲的是，在他担任场长的十年时间里，林场无一起火灾发生。

多年来，林场的工人们还落下了这样的“毛病”：遇上一个脸生的人就要仔细盘问，生怕这人是来偷树的；护林时听到异响，就会火速朝声源地赶去。前几年护林工人曾经在林区抓住过两个偷树贼，把他们送到了派出所，使他们得到了严惩，这几年广袤的森林里平静多了。

落叶松、油松八九月份容易发生病虫害，病虫主要是落叶松叶蜂、松毛虫。针对林区病虫害的发展情况，林场定期对部分林区发生病虫害的树木进行彻底的药物喷洒，大片濒临死亡的树木重获新生。为了防止病虫害的大面积发生，林场组织5名技术人员，专门研究病虫害防治，同时设立了3个病虫害监测点，对林区的病虫害情况进行监控，如今林区里随处可见悬挂着的诱虫灯、船形诱捕器，还有烟雾剂等药物，对可能发生的病虫害进行预防性喷洒，工人们定期到林区巡逻、观察并详细登记病虫害发生的动态，做到早发现、早根治，确保将病虫害消灭在初发阶段。

一代又一代人的辛苦，换来了子孙后代的荫福——漫山林场已成为石家庄市最大的国家生态公益林场，森林覆盖率达到85%以上，林区内植物有530多种，野生动物有50多种，并有人参、灵芝、党参等多种珍贵中药材。现如今已拥有天然次生林1.8万余亩，人工林1万余亩，油松近7000亩，落叶松1700亩，灌木6000亩，混交林2000亩，宜林地1800亩……而董三牛自己，这些年也多次被省(市、县)林业部门授予“森林防火先进个人”、“林场建设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工人们的生活也逐步好起来了。翻新的宿舍，窗明几净，每年林场还会拿出5000元钱改善工人的伙食，每个工人每月最少也能拿到1000元的工资……再也不用啃窝窝头，再也不用整天吃白菜、土豆，工人们的心里乐开了花，植树造林的劲头更大了。林场又与河北省农科院合作，在林场范围的深山区试种江南茶，“龙井”、“赵州茶”等多个品种已在五岳寨试种

成功，目前，推广面积已达 1000 多亩，使我国的茶树栽培北限又向北推移，为北方山区种植结构调整，发展生态农业提供了新思路。

近年来，林场又利用丰富的生态森林资源，发展森林旅游，辖区内的五岳寨景区远近闻名，成为 4A 级国家森林公园，年接待游客达到 20 多万人次。由于这里山高林密，植被丰厚，气温湿润凉爽，这里的气候又称“康乐气候”，被游客们喻为“天然氧吧”、“空气维生素”，享誉全国。

光阴荏苒，老栗子树依旧安静地站在那里。它们欣喜地看到，过去被当地人称为“第二监狱”的漫山林场，已变成了“人间天堂”。每到夏季，林场里总会出现老人们舒心的笑容，孩子们嬉戏的身影——这是工人们家属把这里当成避暑胜地了。那些林场里还未谈婚论嫁的年轻人，也都成了“香饽饽”。有谁能想到，这个过去避之不及的林场，现在成了人们心之向往的地方。

漫山林场满山遍野地释放着她的美丽，林场里那些辛勤劳作的工人们，也都毫不掩饰地表达着他们对每一棵树、每一片林的热爱与眷恋。王贵海老人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他和他的老伙伴们现在每天都会相约着去林区里走一走，看看新种树苗的长势，摸摸参天大树的伟岸躯干。每一棵树都是他们的孩子啊，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慈爱……



走进国有林场

【一等奖作品】

Wang Guohai's Forest Diary

大年初一的来客

——记河北省井陘县辛庄林场原场长王春善

· 贾国亮 ·

2007年2月18日，农历大年初一。一大早，天刚蒙蒙亮，我正在打电话给家里的长辈拜年，妻子正准备着新年的第一顿饭。因为今年春节我在单位值班，回不了家，于是就把妻子和女儿都带到了单位来过年，窗外出奇地安静，体会不到丝毫的喜庆，只是不时收到的拜年短信和电视中主持人华丽的新年祝词让人感到一点新年的气氛。

几声汽车的鸣笛声打破了这清晨的宁静，我走出门外，只见一辆小车正缓缓驶进林场院内。因为我所工作的单位为县林业局下属国有林场，场址较为偏僻，今天又是大年初一，突如其来的小汽车让我感到奇怪，我迎了上去，汽车停下后，车上下来三个人，一看就知道是祖孙三代，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名中年男子和一个小女孩。三个人我都不认识，我正要上前询问，同在场里过年的老场长也走了出来，与老人亲切地打招呼。通过介绍，我才知道，老人叫王春善，同来的是他的二儿子和孙女，老人1961~1966年在我们林场任场长，是从县城过来的，我听说是老前辈，忙把老人往屋里让，并邀请老人吃午饭，老人忙推辞，说家里准备好了，一会儿他还要赶回去，全家人都等着他呢，这么早来是想来林场看一看。故地重游，又是这么特殊的日子，老人显得很高兴，侃侃而谈，老人深情的话语让我们回到了40多年前的国有林场。

辛庄林场1952年正式建场，王老先生为林场第三任场长，原籍保定清苑县，石家庄农校毕业，那时的林场林区的山上几乎都是光秃秃的，1958年的万人植树大会战后，每年都有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山区林场山势陡峭，土壤贫瘠，气候干旱，育苗与造林难度都特别大，针对这一情况，王老先生与职工们日夜在山上摸爬滚打，风餐露宿，食不果腹，研究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山地育苗造林技术，解决了这一难题，使一棵棵小树苗在山区光秃秃的山头站了起来。林场两万多亩的林区王老先生不知走过了多少遍，每一棵小树苗都不知抚摸了多少次，沟沟壑壑都留下了王老艰辛的



脚步。

曾经的小树如今都长成了参天大树，王老也早已退休，80多岁的高龄，在2007年新年的鞭炮声中，来看这40多年前自己亲手栽植的小树。望着这凝聚了几代林业人多少无私奉献的汗水的一片片森林，我看到了王老先生眼里的泪花，他凝视着四周的松林，片刻无语，仿佛回到了那曾经激情的岁月。我们也被老人的深情感染，默默地，思绪也随着飞向了很远很远。

后来王老详细询问了林场发展和现状，林场1985年体制改革，取消财政拨款，因为是生态公益型林场，以保护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主，无其他经济收入，改革后林场职工工资没了保障，职工生活困苦，林场陷入困境。为摆脱困境，促进改革，林场1992年利用森林资源，引进资金，在小寺林区设立仙台山风景旅游区，开发旅游事业，同时多渠道开展旅馆、饭店等第三产业，寻求林场改革发展的出路。近年来上级林业部门也开始加大对贫困林场的支持力度，林场正向现代化、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听着这一切，王老频频点头，最后他说了一句：不能亏待了林场的工人啊，林场的工人最苦。一句话让我们感到了老一辈对我们新一代林业人的关怀，也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要求。

时间过得真快，王老坚持不在林场吃饭，他的儿子说，王老多少年以前就盼着来看看了，是他们没时间陪着来，王老自己年岁大了，行动也不方便，今年正好自己也有空，就陪父亲来看看，了一下父亲的心愿。王老要走了，依依不舍，坐到了车上伸出头对我们说，明年初一我还来。走了很远还向我们挥手。

2008年2月7日，大年初一清晨，王老兑现了诺言，我们郑重地接待了他，可他还是坚持不吃饭，这次几乎全家都陪着他来了，王老满怀深情，看着耸立的山林，好久默默无语。2009年1月26日，也是大年初一，王老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了他工作、生活了多年的故土，这时林场的小寺林区已正式申请为仙台山国家级森林公园，林场的贫困林场扶贫工程也已开始动工，看着这一年一个台阶的飞速发展，王老的心头展开了笑容。

伴随着2009年春天的第一场雨，王老永远离开了我们，我赶去见了王老最后一面，王老的挽联上写着“英容宛在与青山同寿，精神长留似松柏常青”。

为了这片绿

· 高怀松 ·

时光飞逝，一转眼，到西双版纳工作已经十个年头。十年了，有点物是人非的感觉，这片让多少人向往、陶醉，让我宁可为之付出一生的青山绿水依然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山还是那片山，林还是那片林，而那个有点稚嫩、朝气蓬勃、雄心壮志还有点书生味道的青年而今已经变成一个成熟稳重的务林人。回首十年走过的路，多少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在心头……

情定雨林

十年了，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情景。2000年7月，我即将从云南农业大学毕业跨入社会。于是我们和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国营林场领导预约，要到林场实地考察。我是2000年6月16日踏上勐腊县这片土地的。我和另一位校友乘坐15日10点昆明开往勐腊的夜班车。

简短说，有站进站，到点吃饭，就这样走走停停，不知过了几个车站，翻过多少座山，下午两点多，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勐腊。虽然经过一天一夜的乘车，我们都很疲劳，但是我们希望尽快能近距离地目睹整齐的胶林，感受郁郁葱葱、生机勃勃而迷人的雨林的真面目，领略热带雨林的风采，在找好住宿后，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参观了林场的种植基地，第二天清晨又马不停蹄地游览了望天树景区的雨林。早晨走在雨林的林间小路上，墨绿而茂密的树林，轻缈的晨雾，充满山林的每个角落，微风吹到脸上，犹如丝丝雨露，湿润着脸庞，还略感寒意，静谧的山林时而发出鸟虫的鸣叫，体现出大自然的和谐，更令人心生好奇。此时，我们放下心中的一切，把自己融入其中，尽情地享受雨林带给我们的乐趣和安宁。我轻轻地伸出双手，它们就像一块干燥的海绵一样，迅速把周围的雾滴吸附，不一会儿，手就变得潮漉漉的。面对这向往已久、神秘诱人的雨林，我不禁遐想：有一天，我独自走进这片人迹罕至的森林，抚摸着这些各种各样、